

# 领属者提升、左缘限制与汉语多重主语句之衍生

丁 仁 (Jen Ting)

**提要** 本文支持以领属者提升来衍生汉语多重主语句的移位说，并解决移位说可能遭遇的困难。

本文主张汉语的领属者提升并不适用于 Ross (1967/1986)所提出的左缘限制，而且汉语领属者不能由位于宾语位置的名词组移出的这个语言事实，不能用来排除以领属者提升衍生多重主语句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只有在领属者与被领属者名词间具有丰富呼应关系的语言如匈牙利语，才能容许领属者移位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

**关键词** 领属者提升 左缘限制 多重主语句 汉语

## 1 引言

自然语言中多重主语结构的存在，一直是句法学的研究焦点之一。在多重主语结构中，带有主格的成分不只一个。如例(1)中，日语的主格标记-*ga*，及韩语的主格标记-*i*，分别出现在三个名短语上。

(1) a. 日语

Taroo-ga titioya-ga ootoo-ga nyuinsi-ta

Taro-nom father-nom younger.brother-nom be.hospitalised-past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aro’s father was hospitalized.’ (Tateishi 1991)

b. 韩语

John-i elkwul-i oynccok-i alay-ka aphuta

John-nom face-nom left-nom bottom-nom ill

‘John is sick in the face on the right side in the button.’ (Kim 2001)

就语意而言, 这些前后相邻名词短语间具有领属关系。除日语、韩语外, 多重主语结构也存在于许多其它的语言中, 如闪米特语(Semitic)(包含阿拉伯文及西伯莱文)(参 Doron & Heycock 1999), Chickasaw(参 Munro 1999)及印尼语、越南语、Lahu、Hmong、Uzbek 等语言(参 Ura 1994)。汉语也有与日/韩语多重主语结构相当的句子如例(2):

- (2) a. 张三, 爸爸很有钱。
- b. 李四, 房子很大。
- c. 王五, 妹妹去了美国。

相较于其它语系, 特别是日/韩语对多重主语结构丰富的研究, 文献中对汉语多重主语结构的讨论并不多, 此结构在汉语的文献通常称为双主语(double subject)或双主格(double nominative)句。本文主要目的在支持以领属者提升(参 Xu 1993, 2004/2005, Hsu and Ting 2006)来衍生汉语多重主语句的移位说, 并解决移位说可能遭遇的问题。本文主张汉语的领属者提升并不适用于 Ross(1967/1986)所提出的左缘限制(Left Branching Condition), 而且汉语领属者不能由位于宾语位置的名词组移出的这个语言事实, 也不能用来排除以领属者提升衍生多重主语句的可能性。本文第二节将论述汉语多重主语句的句首名词组的确可出现于主语位置, 第三节讨论此句首名词组是经由基底生成还是经由移位到达主语位置, 本文支持移位说, 第四节将讨论并解决移位说可能遭遇的两个困难, 第五节总结本文。

## 2 句首名词组位于主语位置

由于汉语具主题结构而且又缺少显性的格位标记, 因此如例(2)的句子常被分析为只具有主题结构(参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 Tsao 1990)。例如 Chao(1968)虽然将例(3)中的第一个名词与第二个名词分别称为大主语(main subject)与小主语(minor subject), 但如 Li & Thompson(1981)所指出, 在 Chao 的理论系统中并不区分主题与主语, 因此这个句式在 Chao(1968)的系统中事实上

具有与其它一般的主题句相当的结构。

- (3) a. 这个人耳朵软。
- b. 十个梨五个烂了。
- c. 朋友旧的好，衣裳新的好。

Chao(1968)的这个想法在 Li&Thompson(1981)得到更清楚的阐释；亦即，大主语即为主题，小主语则为语法上的主语，而 Tsao(1990)也有类似的主张。

首先主张汉语此一句式的第一个名词组<sup>①</sup>应分析为语法主语的学者为 Teng (1974)。在他的分析中 VP 可以重写为 S，因此(4a)具有(4b)的底层结构。

- (4) a. 他肚子饿。
- b.

虽然这个结构能够描述第一个名词组与第二个名词组都为句法上的主语，但是将 VP 重写为 S 的这个规律在目前的句法理论中并不可行，而且句首之领属名词是否的确为基底生成亦有待商榷。

Shyu (1995)也认为汉语与日语相同，具有多重主语结构，句首第一个名词组应分析为语法上的大主语(major subject)，论证之一来自于此名词组可约束一个照应词，显示应为位于 A 位置上的主语，而非位于 A 杠位置上的主题。

- (5) a. 张三<sub>i</sub> 车子撞到了自己<sub>i</sub>。
- b. 那个人<sub>i</sub> 孩子<sub>j</sub> 不认得自己<sub>ij</sub> 是谁。

Hsu & Ting(2006)也主张此句首名词组位于 A 位置。在如例(6)的句子中，此句首名词组本文以可以作为短被动句的主语。

- (6) 张三<sub>i</sub> 被 认为 \_\_\_ [e<sub>i</sub> 手臂] 很长。

根据 Ting(1998), Huang(1999)对汉语被字句的分析,短被动句,亦即不带逻辑主语的被字句,以 A-移动来衍生。因此例(6)的合语法显示了句首的名词短语的确为位于 A 位置上的主语。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认为汉语如例(2)的句子,起首的名词组除了可分析为主题外,也可位于句法主语位置,衍生为多重主语结构,本文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为行文方便,此句式之领属者名词组,如例(2a)的“张三”,有时将简称为 NDP1,而被领属者名词组,如例(2a)的“爸爸”,简称为 NDP2(参 Akiyama 2005)。

### 3 汉语多重主语句之衍生

虽然领属者名词组 NDP1 具有主语特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对于 NDP1 是如何生成于主语位置,文献中却有许多不同观点,因此关于汉语多重主语句一个重要议题即为厘清 NDP1 是如何生成于主语位置。文献中提出的不同观点主要区分为 NDP1 是经由基底生成还是经由移位到达主语位置。采前者观点的认为 NDP1 基底生成于主语位置,与 NDP2 在基底结构并不构成一短语;采后者观点的则认为 NDP1 与被领属名词组 NDP2 在基底结构构成一短语,NDP1 经由移动出现于表层结构的主语位置,本文支持移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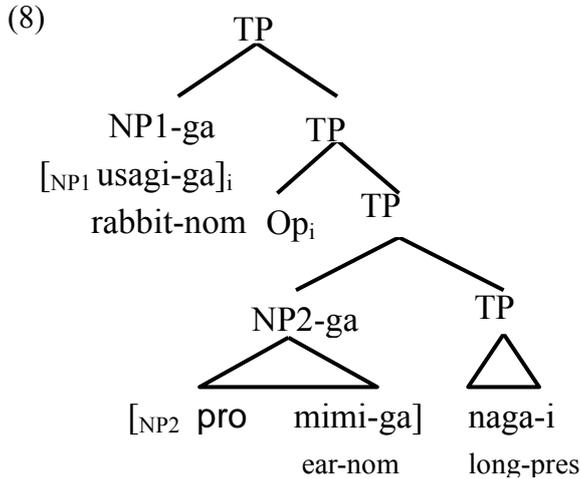
#### 3.1 基底生成说

基底生成说如 Kuroda(1986), Heycock(1993), Vermulen(2005)等分析日语, Shyu(1995)分析汉语。主要是认为大主语以基底生成,而空缺位置则有一空代词 (pro),与大主语同指,例(7a/b)分别为日语(参 Kuroda 1986)与汉语(参 Shyu 1995)的结构。

- (7) a. [VP[DP zoo<sub>i</sub>-ga [VP[DP e<sub>i</sub> hana-ga]][VP nagai]]  
           elephant-nom                      trunk-nom long-pres  
           ‘Elephant’s trunks are long.’

b. [<sub>IP</sub> 张三<sub>i</sub> [<sub>IP</sub> pro<sub>i</sub> 女朋友批评了他]]

Vermeulen(2005)则认为领属者名短语以基底生成于外层 TP 指示语位置,而被领属者名词组与一位于中层 TP 指示语位置的空操作数同指,此空操作数再约束包含于内层 TP 指示语位置的空代词,如例(8)。



但是基底生成说有以下的一些问题。首先, Akiyama(2005)观察到在日语多重主语句中, NDP2 的领属者必须是空缺, 见例(9)的合法度差异, Hsu and Ting (2006)指出汉语也是如此, 如例(10)所示。

(9) a. Taro<sub>i</sub> -ga [( \* { zibun/zibun-zisin }<sub>i</sub> -no) te]-ga naga-i  
 Taro-nom self/self-self no arm nom long-pres  
 ‘Taro’s arms are long.’

b. Taro<sub>i</sub> -ga [( \* { zibun/zibun-zisin }<sub>i</sub> -no) mabuta]-ga hare-ta  
 Taro-nom self/self-self no eyelid nom swell-past  
 ‘Taro’s eyelids swelled.’

(10) a. 张三<sub>i</sub> 被认为 [e]<sub>i</sub> 嘴巴很大。

b. ??张三<sub>i</sub> 被认为他<sub>i</sub>的 嘴巴很大。

其次, Heycock(1993)与 Vermeulen(2005)都认为 NDP2 与谓语部分构成句谓语(clausal predicate), 而 NDP1 为基底生成, 是这个句谓语的主语, (这两个分析的差异之一在于此句谓语是否有空操作数作为中介)。Doron & Heycock(1999)论

证闪米特语如例(11)的 NDP1 是以基底生成于 TP 指示语，与谓语部份的一空代词同指。

- (11) ?al-bayt-u                    ?alwa:n-u-hu                    za:hiyat-un  
the-house-NOM                    color-NOM-its                    bright-NOM  
‘The house, its colors are bright.’

这种句型与日/韩语及汉语的多重主语句相当，但有趣的是闪米特语允许例(12)的句型，根据 Doron & Heycock(1999)的分析，这是由于闪米特语的 NDP1 基底生成于 TP 指示语，与谓语部份的一空代词同指。

- (12) hind-un                    yuqa:bilu-ha                    T-Tulla:b-u  
Hind-NOM                    meet(3M)-her                    the-students(M)-NOM  
‘Hind, the students are meeting her.’

若根据 Shyu(1995), Kuroda(1986), Heycock(1993)及 Vermeulen(2005)等学者的观点，将汉语多重主语结构的 NDP1 分析为基底生成，那么我们将预期汉语容许如同闪米特语例(12)的多重主语句，如例(13a)。但若汉语的例(13a)具有多重主语结构，则应可接受 A-移动，但是由例(13b)的不合法，可得知此预测与事实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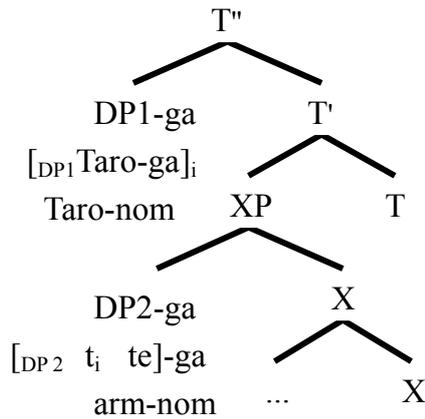
- (13) a. 张三，学生很喜欢。  
b. \*张三被认为学生很喜欢。

若采基底生成说，汉语多重主语结构会产生过度生成(over-generation)的情形，因此根据以上两点考量，本文认为汉语多重主语结构应是经由移位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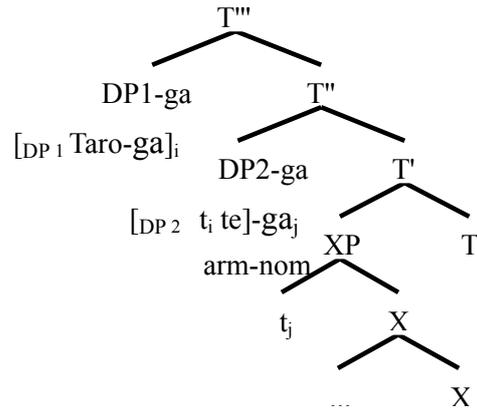
### 3.2 移位说

以移位来衍生日语多重主语句的文献中，Akiyama(2005)认为在日语中，第一个名词组以显性移动至外层的 TP 之指示语位置，而第二个名词组则留在 VP 中，但之后以隐性移动至内层的 TP 之指示语位置，如例(14)。

(14) a. Overt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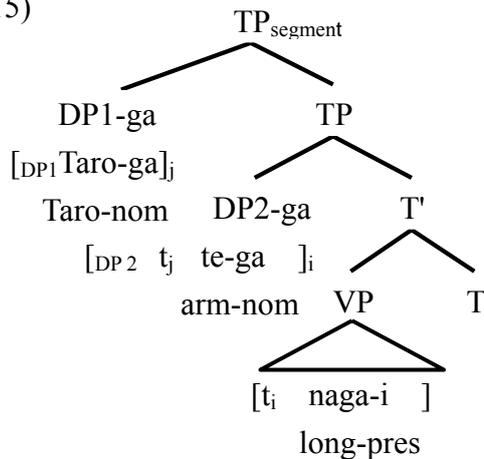


b. Covert structure



Ura(1994)假定 TP 有多重指示语位置，在基底结构中领属者名词与被领属名词组成一个名词组，生成于 VP 中，之后移动至 TP 的内层指示语，领属者名词组随后移至 TP 的外层指示语，如例(15)。

(15)



Hsu & Ting(2006)认为汉语多重主语句应不是由 Ura(1994)倡议的多层指示语(multiple specifier)方式所衍生而成，而是 NDP1 与 NDP2 在基底结构组成的词组移至 TP 内层指示语位置后，NDP1 再移至 TP 外层指示语，如例(16)所示。

②

(16) [TP [DP1 兔子 ]<sub>j</sub> T [TP [DP2 tj D [NP 耳朵]]<sub>i</sub> T [AP tj 长]]

换言之，汉语多重主语句是由循环生成的 T 核心语，而非由 TP 的多层指示语认可。主要证据是根据强调词“是”在汉语多重主语句的分布。Chiu(1993)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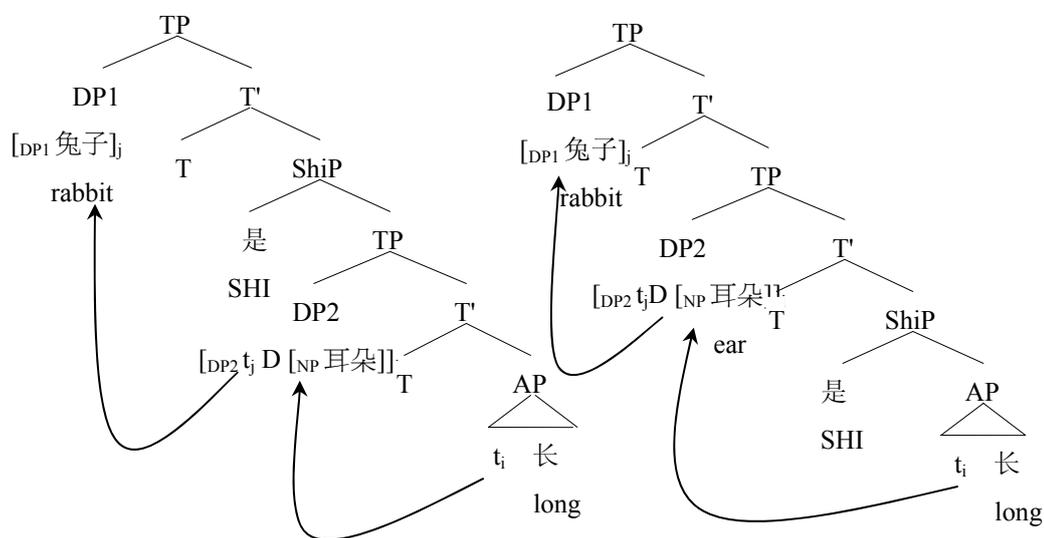
“是”为功能范畴 ShiP 之核心语, Lee (2005)认为强调词“是”是焦点范畴的核心语, Huang(1988)也认为“是”选择另一个 IP 作为补语, Hsu(2005), Hsu & Ting(2008)认为“是”是分散 IP(split IP)领域中一功能范畴之核心语。根据以上对强调词“是”的分析, “是”应为一独立功能范畴之核心语。在多重主语句中, 如例(17)所示, “是”可出现于 NDP1 与 NDP2 之间, 结构如例(18)。

(17) a. 王小姐是眼睛漂亮。

b. 王小姐被认为是眼睛漂亮。

(18) a. 兔子是耳朵长。

b. 兔子耳朵是长。



若 NDP1 与 NDP2 都是在 TP 的多层指示语受到认可, 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作为独立功能范畴核心语的“是”为何可出现于 NDP1 与 NDP2 之间。因此 Hsu & Ting(2006)提出汉语多重主语句应由循环生成的 T 核心语, 而非由 TP 的多层指示语认可。如汉语例(17b)的句子也同时说明了 Akiyama 所主张的领属者名词组在显性句法(overt syntax)中仍然位于动词短语的分析, 在汉语无法成立。

本文采取 Nash and Rouveret(1997), Neeleman and Weerman(1999)主张的代理者范畴(proxy category), 将循环生成的 TP 分析为代理者范畴(proxy category), 它的生成是为了要认可未经查核的特征(unchecked feature)。具体来说, 本文主张汉语多重主语结构的名词短语带有 T 特征, 必须在 TP 指示语位置受到查核, 因

此领属者名词必须自限制词短语指示语位置提升至 TP 指示语位置去接受查核。类似的过程可参照 Landau(1999)将例(19)中的领属者与格(possessor dative)句分析为领属者自限制词短语指示语位置提升至主句谓语，以检查其所带的与格特征。

(19) a. Hebrew

Gil higdil le-Rina et ha-tmuna.

Gil enlarged to-Rina Acc the-picture

‘Gil enlarged Rina’s picture.’ (Landau 1999, 5)

b. Spanish

El enfermero le lavó la cara al paciente.

The nurse him-Dat washed the face to-the patient

‘The nurse washed the patient face for him’ (Kempchinsky 1992, 138)

本文主张当具有 T 特征的名词组无法得到查核时，TP 范畴核心语可经由核心语移动衍生出一代理者范畴，而此代理者范畴也会具有所有 TP 范畴核心语的特征，这个具有 T 特征的名词组即可移动至 TP 指示语位置去查核 T 特征。如同 Landau(1999)对领属者与格句的分析，本文也主张衍生汉语多重主语句的移位为 A-移位。

## 4 解决领属者提升遭遇的两个问题

本文采取的分析是传统上所谓领属者提升(possessor raising)的观点，这是文献中经常采取作为处理“外部领属”(external possession)议题的一种分析。“外部领属”指的是主语(如多重主语句)或宾语(如例(19))(语意上)的领属者在句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句法位置，而且表现如同谓语的论元(Payne & Barshi 1999)。但是，领属者提升这个移位分析在技术细节上似乎违反了 Ross(1967/1986)提出的左缘限制，同时也无法有效地解释为何汉语领属者不能由位于宾语位置的名词组移出，

本节将处理这两个问题。

#### 4.1 左缘限制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左缘限制是否的确适用于英文以外其它的语言, 以及其运用上的限制。本文发现虽然英文中领属者不能被移出的情形如例(20), 自 Ross(1967/1986)以来, 大多都以其提出的左缘限制来解释(见例(21)), 但也可以有其它的分析方式。

(20) \*Peter's<sub>i</sub>, only Mary saw [t<sub>i</sub> hat].

(21) 左缘限制: 包含于一个名词组最左边的名词组, 不能以任何转换律移出此名词组。

如 Bošković(2005)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具有限制词短语的语言(DP languages)中, 如匈牙利语, 虽然形容词短语不能移出(22a), 但是领属者可以移出(22b), 而在只有名词短语的语言(NP languages)中, 形容词短语与领属者都能移出, 如例(23)所示。

(22) a. \*Magas(-ak-at) látta lány-ok-at  
tall-PL-ACC saw girl-PL-ACC

‘\*Tall, he saw girls. (he saw tall girls.)’ (Hungarian, Bošković 2005)

b. Péter-nek<sub>i</sub> csak Mari látta [a t<sub>i</sub> kalap-ja-t]  
Peter-DAT only Mari-NOM saw the hat-POSS.3SG-ACC

‘Peter, only Mary saw [his] hat.’ (Hungarian, Szabolcsi 1994)

(23) a. lijepe<sub>i</sub>, je vidio [t<sub>i</sub> kuće]  
beautiful is seen house

‘Beautiful houses, he saw.’ (Serbo-Croatian, Serbo-Croatian, Bošković 2005)

b. cijeg<sub>i</sub> si video [t<sub>i</sub> oca]?

whose are seen father

‘Whose father did you see?’ (Serbo-Croatian, Bošković 2005)

因此,领属者提升基本上在具有限制词短语的语言及只有名词短语的语言都是成立的(参例(24))。

(24)	限制词短语语言	名词短语语言
领属者移位	成立	成立
形容词短语移位	不成立	成立

根据这个看法,具有限制词短语系统的英语应容许领属者移出,但为何事实上却不行呢? Bošković 采取 Corver(1992)的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如例(20)一类的例子中,移动的并非短语,而是限制词短语的指示语加上核心语。因此,若移动的是位于限制词短语指示语位置的领属者短语,应为合法,如匈牙利语例(22b)的情形。换言之, Bošković 认为左缘限制只适用于在限制词短语语言中,移动形容词短语的情况。

现在考虑汉语多重主语句中领属者移出的情形。Tang(1990, 2007), Hsieh (2005, 2008), A. Li(2001), Simpson(2002)都指出汉语为具有限制词短语的语言。若汉语领属者是论元,则根据 Bošković(2005)的看法,领属者移位 in 汉语应为合法;若汉语领属者是相当于形容词短语的修饰语,则领属者移位 in 汉语应不能成立。那么汉语领属者究竟是论元(argument)还是相当于形容词短语的修饰语(modifier)呢?本文认为汉语领属者应分析为名词结构中的论元,因此领属者移位 in 汉语是成立的。

汉语领属者通常由“的”字引介。<sup>③</sup> Tang(1990, 1993), Hsieh (2005, 2008)认为汉语领属者为修饰语,而 A. Li (1985)则提出了将其作为论元来分析的可能性。我们将提出两项论证来说明汉语领属者表现如同论元,进而支持将其分析为论元的说法。

首先,一般句法学教科书都指出,修饰语在短语中可多次出现,但论元仅能出现一次(参如 Radford 1988, Carnie 2003)。如英语例(25)中,“with”引介的介词

短语作为“student”的修饰语，因此可重复出现，而“of”引介的介词短语作为“student”的补语(complement)，所以不能重复出现。

(25) a. a student with long hair with glasses

b. \*a student of physics of math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以“的”引介的领属者可以在名词词组中重复出现吗？答案是否定的。汉语例(26a)并不能表示一本书同时是属于张三又属于李四的。<sup>④</sup>这并非因为“的”引介的短语不能多次出现，在例(26b)“的”引介的是一个形容词短语，作为修饰语，因此可重复出现。例(26a)与(26b)的合法度差异显示汉语领属者的表现的确相当于论元。

(26) a. \*张三的李四的书 (=≠ 张三和李四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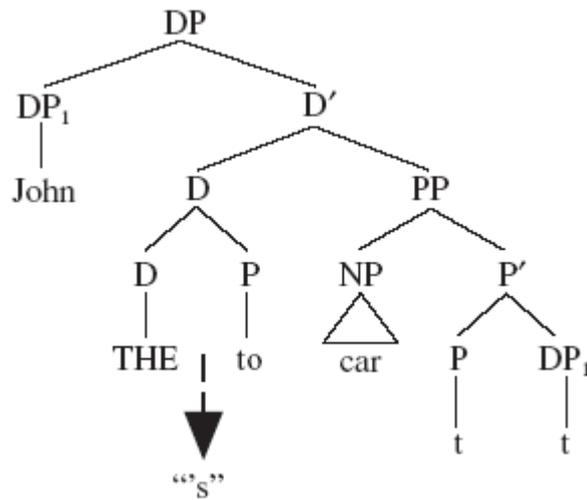
b. 便宜的实用的书

另一个支持将领属者分析为论元的论证是来自于时间形容词在带有领属者的名词组中的语意解释。Larson & Cho(2003)指出英语的例(27)，除了可解释为“约翰拥有一部车款老式的车”，一个更为显著的语意是“约翰以前拥有一部车”。

(27) John's former car

他们认为这个显著的语意表示了修饰“拥有”的副词“以前”，在基底结构中的量域(scope)必定高于以“约翰”为领属者的领属关系。为了解释这个语意是如何产生的，他们提出的分析采取了Freeze(1992)分析领属句的基本精神。Freeze根据跨语言的考察，观察到处所句、领属句与存在句具有类似的句法表现，因此主张领属句的结构带有系词 *be* 及处所介系词(locative preposition)。Larson & Cho(2003)认为领属者名词组，与领属句相同，也带有处所介系词结构，以类似方式衍生，如例(28)的结构所示。

(28)



处所介系词在带有领属名词的名词组中，如同领属句，也带有两个论元，亦即客体与处所，表示了一种领属关系。客体论元，也就是领属者“John”由处所介系词的宾语位置移至限定词短语的指示语位置；处所介系词然后与限定词结合，显现为 领属格标记“'s”。在此分析下，“约翰以前拥有一部车”的语意是来自于“former”加接于介词短语，来修饰此领属关系，移位前的结构如例(29)所示。

(29) [DP THE former [PP [NP car] [P TO [DP John ]]]

本文发现，汉语时间形容词在带有领属者的名词组也可以修饰领属关系。

(30) 张三以前的那部车

根据 Larson & Cho 的分析，这显示了汉语带有领属者的名词组也具有与英语类似的结构。时间修饰语“以前的”加接于介词短语，修饰此领属关系。领属者经由移位，由处所介系词的宾语位置移至限定词短语的指示语位置。<sup>⑤</sup> 在此分析下，汉语领属者，如同英语领属者，也应作为论元。

汉语既然是限定词短语的语言，而领属者又是论元，根据 Bošković(2005) 的看法，汉语的领属者移位应是合法的。换言之，以领属者提升来衍生汉语多重主语结构的分析不会有是否违反了左缘限制的问题，因为只有限定词短语的语言中，移动形容词短语才会遵守左缘限制。

## 4.2 关于领属者不能由位于宾语位置的名词组移出

以领属者提升来衍生汉语多重主语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例(31)的合法度差异，这个差异似乎不利于移位说而有利于基底生成说。

(31) a. 张三<sub>i</sub>, [e<sub>i</sub> 手臂] 很长。

b. \*张三<sub>i</sub>, 我看见了[e<sub>i</sub> 手臂]。

若例(31a)的小主语所含有的空缺由移位来衍生，那么当同样的被领属名词位于宾语位置时，同样的移位过程应也可衍生合语法的句子，但如例(31b)的句子却不能成立。在另一方面，若多重主语句由基底生成，句中空缺带有一空代词，根据 Huang(1984)所提出的广义控制规则(Generalized Control Rule)(见例(32))，例(31a)合语法是因为空代词的先行词是与其最靠近的 C 统御的名词组，而例(31b)不成立，是因为空代词与其先行词间还隔了另一个名词组，其先行词不是与其最靠近的 C 统御名词组。<sup>⑥</sup> 因此基底生成说似乎较移位说而更能解释例(31)的合法度差异。

(32) 广义控制规则：空代词需与其最靠近的 C 统御的名词组同指。

本文认为如例(31a/b)的合法度差异并不能排除以移位来衍生多重主语句的分析。具体来说，本文主张如例(31b)的句子无法衍生为多重主语结构或主题结构。亦即，领属者不能经历 A 或 A 杠移动到达其位于句首的位置。(31b)若衍生为多重主语结构如例(33)，所形成的语炼不合法，因为当领属者“张三”移至循环的 TP 指示语位置时，会越过另一个更近的 A-约束者(A-binder)，亦即位于较低的 TP 上的主语“我”，因此会违反极近限制(relativized minimality)(Rizzi 1990)。

(33) [TP 张三<sub>i</sub> [TP 我 [VP 批评了 [KP t<sub>i</sub> 弟弟]]

接下来考虑这类句子以 A 杠-移动衍生为主题结构的情形。Gavruseva (2000)指出，匈牙利等语言允许领属者作为疑问词移出，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如英语、德语及荷兰语则不允许。

- (34) a. [ki-nek]<sub>k</sub> ismer-te-tek [DP t<sub>k</sub> a vendeg-e-0-t]?  
 who-Dat know-past.2pl the guest-poss.3sg.Acc  
 ‘Whose guest did you know?’ (匈牙利语, Szabolcsi 1983/1984)
- b. \*[Wem]<sub>k</sub> hast du [DP t<sub>k</sub> seinen Wagen] gesehen?  
 who-Dat have you his-Acc car seen  
 ‘Whose car have you seen?’ (德语, Gavruseva 2000)

Tappe(1989), Gavruseva(2000), Boeckx(2003)都指出容许领属者移位至 A 杠位置的语言如匈牙利语(相对于日耳曼语系语言), 在领属者与被领属者名词间, 具有丰富的呼应关系。汉语领属者与被领属者名词间, 明显地没有这种呼应关系, 自然就如同日耳曼语系语言不容许领属者移位至 A 杠位置。

在具体分析上, 我们可以采取 Gavruseva (2000)的看法。<sup>⑦</sup> Gavruseva 认为名词组结构有三层, 相当于句子结构的 CP-TP-VP(Szabolcsi 1983/1984, 1994), 本文标示为 KP-DP-NP。KP 指示语为一 A 杠位置, 位于名词组(nominal phrase)的边缘位置。她认为容许领属者移位的语言如匈牙利语, 领属者需在显性句法(overt syntax)先移至此位置, 才能移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她假设在这些语言中, K 具有强性[Q]特征, 因此才能在显性句法移至 KP 指示语。而日耳曼语系语言的 K 具有的[Q]特征为弱性, 领属者不能在显性句法移至 KP 指示语, 它只能移至限定词短语指示语的 A 位置, 因此不能更进一步移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

根据 Hsieh(2008)的分析, 汉语也有 KP。假设关系子句位于限定词短语附加语的位置, Hsieh 认为例(35)说明了限定词短语之上有另一层功能范畴, 相当于 Szabolcsi 所说的 KP, 以表达完整性(totality)(35a)与部分性(partitivity)(35b)。

- (35) a. 他把[那些][我昨天才买的][三本]书拿走了。  
 b. 他拿走了[三本][我昨天才买的][那些]书。

本文假设汉语名词组结构中的 K 如同日耳曼语系语言, 也具有弱性的[Q]特征, 领属者在显性句法只能移至限定词短语指示语的 A 位置, 而不能移至 KP 指示语的 A 杠位置, 因此不能更进一步移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在此分析下,

汉语领属者不能移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那么以主题化来衍生例(31b)，就与日耳曼语系不容许领属者疑问词是相同的原因。

那么例(31a)的句子是如何衍生的呢？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以主题化移动来衍生，如前所述，汉语领属者如同日耳曼语系的领属者，不能移位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这类的句子若衍生为多重主语结构，牵涉的是 A-移位，空语类为 A-移动所留下的语迹(trace)。若衍生为主题句，则具有基底生成的主题结构，空语类为空代词(pro 或 Pro)，根据广义控制规律(参 Huang 1984)，受到句首主题控制(control)，如例(36)所示。

(36) 张三<sub>i</sub>, [pro<sub>i</sub>手臂] 很长

## 5 结语

本文支持以领属者提升(参 Xu 1993, 2004/2005, Hsu and Ting 2006)来衍生汉语多重主语句的移位说。具体来说，本文采取 Hsu and Ting (2006)的说法，认为汉语多重主语句应由循环生成的 T 核心语，而非由 TP 的多层指示语认可。本文主张循环生成的 TP 为代理者范畴(参 Nash and Rouveret 1997, Neeleman and Weerman 1999)，它的生成是为了要认可未经查核的特征(unchecked feature)。汉语多重主语结构的名词短语带有 T 特征，必须在 TP 指示语位置受到查核，因此领属者名词必须自 DP 指示语位置提升至 TP 指示语位置去接受查核。本文也解决了领属者提升这个移位分析可能会遭遇的困难。首先，汉语为限制词短语语言，且领属者在名词组为论元，因此根据 Bošković (2005)的看法，是可以容许领属者提升，不会有左缘限制方面的问题。就笔者所知，这是关于汉语语法的文献中，少数讨论到左缘限制在汉语的(不)适用性及领属者在汉语应分析为论元的研究(cf. Li 1985)。

再者，本文论证汉语领属者不能移至宾语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这个语言事实，不能用来排除以领属者提升衍生多重主语句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只有在领属

者与所属者名词间具有丰富呼应关系的语言如匈牙利语,才能容许所属者移位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汉语没有这种呼应关系,自然就如同日耳曼语系语言,也不容许所属者移位至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若采取 Gavruseva (2000)对这个现象的分析,那么汉语所属者不能移至宾语名词组外的 A 杠位置这个语言事实,无疑为汉语名词组应分析为层次分明结构(articulated structure)的说法(参如 Hsieh 2008),提供了有利的证明。

## 附 注

①名词组在本文指的是名词性词组(nominal phrase),而不细分为名词性短语(NP)、限制词短语(DP)或其它名词组内比限制词短语更大(如第 4.2 节提到的 KP)或更小的结构(如有些学者(参 Cinque 2005)提出的 dP)。

②Xu (1993, 2004/2005) 由不同的角度,得到相似的结构。他认为曲折语类(INFL)的特性决定一个语言是否认可多重主语句。汉语类的语言(如韩语等)的曲折语类带有谓语特征([+Predicative] feature),因此能认可多重主语,而英语类的语言不含有此特征,无法认可多重主语。

③除了引介所属者外,汉语“的”字可引介不同性质的短语,亦即具有“XP 的”的形式。

- (i) a. 漂亮的女孩 ((形容词短语 + 的)
- b. 我喜欢的女孩 (关系子句+ 的)
- c. 宇宙飞船爆炸的消息 (同位语子句+ 的) (C.-R. Huang 1987)

④但是可以表示属于张三的一本李四写的或生产的书。我们可以采 Ura (1996)的看法,将与核心语名词关系较为密切的名词,如施事者,分析为位于名词短语指示语,而一般的所属者则位于限定词指示语。

⑤Ura (1996)也提出可分离所属者(alienable possessor)位于限定词短语的指示语,由限定词指派所属者语意角色(theta role)。

⑥同样的分析也可用来解释为何这类句子不能以基底生成衍生为主题结构。

⑦其它不同的分析方法可参考 Boeckx (2003)。

## 参考文献

汤志真 (1993) 汉语‘的’与英语的‘s’,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 63 期,台北, 733—757 页。

Akiyama, Masahiro. (2005) On the general tendency to minimize moved elements: The multiple

- nominative construction in Japanese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e Linguistic Review* 22: 1-68.
- Boeckx, Cedric. (2003) *Islands and Chains: Resumption as Strand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ošković, Željko. (2005) On the locality of left branch extra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Studia Linguistica* 59: 1-45.
- Carnie, Andrew. (2003) *Syntax: A Generativ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Chao, Y.-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iu, Bonnie Hui-chun. (1993) *The Inflec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 Cinque, Guglielmo. (2005) The dual source of adjectives and phrasal movement in the Romance DP. Ms., University of Venice.
- Corver, N. (1992) Left branch condition. *Proceedings of NELS* 22: 67-84.
- Doron, E. & Heycock, C. (1999) Filling and licensing multiple specifiers. In Adger, D., Pintzuk, S., Plunkett, B., Tsoulas, G. (eds), *Specifiers: Minimalist Approaches*, 6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ze, R. (1992) Existentials and other locatives. *Language* 68: 553-595.
- Gavruseva, Elena. (2000) On the syntax of possessor extraction. *Lingua* 110: 743-772.
- Heycock, Caroline. (1993) Syntactic predication in Japa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 167-211.
- Hsieh, Miao-Ling. (2005) Two types of modifiers and parallelisms between DPs and TP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3: 397-430.
- Hsieh, Miao-Ling. (2008)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Number, Referentiality and Totality/Partitivity*. Taipei: Crane Publisher.
- Hsu, Yu-Yin. (2005)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Pedagogical Grammar of Modals in Mandarin Chinese*.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Hsu, Yu-Yin, and Jen Ting. (2006) On the possessive multip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ACL-14 & IsCLL-10 Joint Conference, Academia Sinica.
- Hsu, Yu-Yin, and Jen Ting. (2008) Modals as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8<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nse, Aspect, Mood and Modality (Chronos-8),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Huang, C.-R. (1987) *Mandarin Chinese NP 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rrent Grammatical Theories*.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4: 531-574.
- Huang, C.-T. James. (1988) On 'Be' and 'Have' in Chinese [Shuo SHI han YOU].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Vol. LIX, Part I. Taipei: Academica Sinica.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4: 423-509.
- Kempchinsky, Paula. (1992) The Spanish possessive dative construction: theta-role assignment and proper government. In Paul Hirschbuhler (ed.), *Linguistic Symposium on Romance Languages* 20, 135-149.
- Kim, Jong-Bok. (2001) A constraint-based and head-driven approach to multip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s. In Dan Flickinger and Andreas Katho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HPSG-2000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66-181.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Kuroda, S.-Y. (1986) Movement of noun phrases in Japanese. In Imai, T. and M. Saito (eds.), *Issues in Japanese Linguistics*, 229-271. Dordrecht: Foris.
- Landau, Idan. (1999) Possessor rais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VP. *Lingua* 107: 1-37.
- Larson, Richard and Sungeun Cho. (2003) Temporal adjective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ssessive DP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 217-247.
- Lee, Hui-Chi. (2005) *On Chinese Focus and Cleft Constructions*.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 Li, Y.-H. Audrey. (1985) *Abstract Case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i, Y.-H. Audrey. (2001) Universal constructions? Relativiz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centric* 27: 81-102.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nro, Pamela. (1999) Chickasaw subjecthood. In Doris L. Payne and Immanuel Barshi (eds.), *External Possession*, 251-28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Nash, L. & A. Rouveret. (1997) Proxy category in phrase structure theory. *NELS* 27: 1-17.
- Neeleman, A. & F. Weerman. (1999) *Flexible Syntax: A Theory of Case and Argument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Payne, Doris L. & Immanuel Barshi. (1999) *External Possess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adford, Andrew. (1988)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A First 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zz, Luig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 Ross, J. R. (1967/1986)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Ph.D. dissertation, MIT.
- Shyu, Shu-ing. (1995)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SC.
- Simpson, Andrew. (2002) On the status of 'modifying' 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DP. In Sze-Wing Tang & Chen-Sheng L. Liu (eds.), *On the Formal Way to Chinese Languages*, 74-101. Stanford, CA: CSLI.
- Szabolcsi, Anna. (1983/1984) The possessor that ran away from home. *The Linguistic Review* 3: 89-102.
- Szabolcsi, Anna. (1994) The noun phrase. In F. Kiefer & K. E. Kiss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27: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Hungarian*, 179-27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ng, C.C. Jane.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Extended X'-Theory*.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Tang, C.C. Jane. (2007) Modifier licensing and Chinese DP: A feature analysi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 967-1024.

Tappe, H. (1989) A note on split topicalization in German. In C. Bhatt, E. Lobel and C. Schmidt (eds.), *Syntactic Phrase Structure Phenomena in Noun Phrases and Sentences*, 159-17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ateishi, Koichi. (1991) *The Syntax of 'Subject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Teng, Shou-Hsin. (1974) Double nominatives in Chinese. *Language* 50.3: 455-473.

Ting, Jen. (1998) Deriving the *bei*-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7: 319-354.

Tsao, Feng-fu. (1990) *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aipei: Student Bookstore.

Ura, Hiroyuki. (1994) Varieties of raising and the feature-based bare phrase structure theory. *MIT Occasional Papers # 7*,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Ura, Hiroyuki. (1996) *Multiple Feature-Checking: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Splitting*. Ph.D. dissertation, MIT.

Vermeulen, Reiko. (2005) Possessive and adjunct multip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Lingua* 115: 1329-1363.

Xu, Jie. (1993) *An I-Parameter and Its Consequenc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Xu, Jie. (2004/2005) Possessor raising in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in Contrast* 5.2: 245-290.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 E-mail: ting@ntnu.edu.tw)

Jen Ting, Possessor Raising, Left Branch Condition and Derivation of the Multip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pports a movement approach that derives the multip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by possessor raising. Furthermore, two potential difficulties that the movement approach may encounter are solved. More specifically, it is argued that possessor raising in Chinese is not subject to the Left Branch Condition proposed by Ross (1967/1986) because Chinese is a DP language and the possessor is an argument in the nominal phrase. Also, the fact that possessor cannot be extracted out of an object follows from the general consensus that only languages with the possessor-possessed NP agreement in person and number will allow extraction.

**Keywords:** Possessor Raising, Left Branch Condition, Multiple Nominative Construction, Mandarin Chinese